

“阳光下的守护”·法治文苑

法治公安主题宣传活动

告别与启航

□ 李肖涵

老战友们从这里走出奔赴新的岗位，年轻警员从这里开启从警的第一步——警营的故事，总在告别与启程之间，生生不息。

跨进警营的大门，风是爽冽的，带着一种洗刷过的清冽拂在脸上。它只是清清冷冷地吹过，将训练场边那些梧桐叶子染上深深浅浅的黄色。偶有几片耐不住性子的，打着旋儿，悄无声息地落在那片不知被多少双战靴踏过、浸过多少汗水的甬路上。

训练场上人影憧憧。一边是簇新的面孔，眼眸里闪着光，那光里有志气，有好奇，更有藏不住的、火焰般的憧憬。他们身上的作训服，崭新笔挺，连每一道褶皱都透着生疏的规矩。他们走起路来，脚步是轻快的，甚至有些跳跃，急欲在这片向往已久的天地里，印下自

己第一个坚实的脚印。看着他们，我便望见自己，那个同样怀着一腔热血与懵懂，跨进这座大门的年轻人。那时的天，似乎也这般高远，那时的风里，也满是这种混合着期待与志志的气息。

而另一边，是那些因工作需要，即将奔赴新的工作岗位的熟悉身影。只是今日，他们肩上的行囊，装的不再是沉重的装备，而是数不清的晨昏与岁月。他们的步伐，显得比往常迟缓了些。他们用力地拍着每一个战友的肩臂，手落下时，却仿佛带着千钧的重量，久久不愿松开。那眼神，不再是执行任务时的鹰般锐利，而是化成了一潭深水，深深地望过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每一面墙壁，望过每一张朝夕相处的脸庞，像是要将这一切都镌刻进生命的年轮里。

这迎来与送往，仿佛只是寻常之事，可在警营里，却有着非同寻

常的分量。它交接的，不只是一份名册上的更替，一套装备的传递，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用忠诚与热血写就的承诺。老同志带走的，是风雨磨砺出的沉稳，是险境中淬炼出的胆魄，是额上悄悄爬上的皱纹，是身上或许永远无法消退的伤疤。而他们留下的，是处置突发事件的宝贵经验，是面对群众时那春风化雨般的耐心，更是那份“危难时刻，我先上”无需言说的信念。这信念，在秋日里完成了一次无声的交接，从一双布满老茧却依旧温热的手中，郑重地传递到一双年轻却充满力量的手中。这交接的刹那，在秋日的警营中，定格为一份厚重的铭记。

队伍集合，新同志们站得笔直，或许还有些僵硬，但眉宇间的那股英气，已破土而出。支队长那熟悉而浑厚的声音，在秋日的晴空下回荡，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冀。我

们脚下这座城市的脉搏，需要我们日夜去倾听。它的繁华与安宁，需要我们用坚实的脚步去丈量。新同志的目光，越过我们的肩头，投向远方那片广阔的天空，那里有他们的理想在翱翔。老同志的背影，已融入营门外车水马龙的人流，走向他们新的人生旅程。阳光毫无偏袒地洒在每一个人身上，温暖着离开的，也鼓舞着留下的。

是的，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可这“流”，不是消逝，是奔赴；这“铁”，不是冰冷，是藏蓝的责任与担当。营房会老，梧桐会凋零又复青，但这座警营的灵魂，那份守护万家灯火的誓言，却在一代又一代的迎来送往中，变得愈发坚韧、滚烫。

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我们，一同守护。

（作者单位：石家庄市公安局巡警特警支队）

□ 任伟韬

从市公安局办完事出来，天色已暗，初冬的雾气弥漫着街道。走神中，不知不觉将车开到高铁站附近。高大气派的高铁站是这座城市新的地标，流水线般的出租车、灯光明亮的进站口、火车抵达的速度，不经意间加快了城市的节奏。

可是，我的目光仍然寻找着曾经的记忆，脑海深处那弥久遐思的弦被勾起——

2005年秋，经过两次复读，带着对大学生活的憧憬，我踏上了到廊坊求学的旅途。自此，每年开学、放假，我都要先乘坐公共汽车到张家口市，再换乘绿皮火车到北京、到廊坊。就这样，大学期间，我在这条火车线上穿梭十趟有余。而那一方小小的、硬硬的、实实在握在手里的凭证，那浅粉色的、浅蓝色的票面，略糙的纸质车票，上面印着清晰的字：起点、终点、车次、日期，成为我心中永远不能忘怀的奔赴。

记得第一次坐火车时，我背着行李来到张家口站，那时它还叫南站。售票口前排起了很长的队伍，里面多是同龄人，大家都赶着上学；也有不少进城务工人员，大多拿着盛放杂物的编织袋。我知道，他们跟我一样，在老家与另一个目的地之间来回穿梭，为了生活，为了命运，也为了其他。登记身份证后，售票员将一张浅粉色的方形车票递到我手中。那一刻，我感到这张凭证的厚重。它像一页微缩的、属于我个人的告示，郑重地宣告一段旅程的开启，更像是一份看得见、摸得着的契约，联结着“此岸”与“彼方”。

我小心翼翼把车票放到贴胸的内兜中，每隔几分钟就要下意识伸手去摸它一回，生怕在检票时它会消失。“初次坐火车，事事须十分谨慎。”临行前母亲的嘱咐在耳间回响。因时间尚早，初次买票，卡不准时间，还有二十小时发车，我便住进了“旅馆的大通铺，旅馆最便宜的房间，七张床，多是张家口周边市县的人，大家和衣而卧。”

天色黑下来，我突然从床上爬起来，看到其他床铺空着，心内一急，也没看时间，赶紧抱着行李就往车站跑去。候车室早已挤满了人，座无虚席。午夜0时56分，开始检票。伸手去摸车票，兜内空空如也。我的脸立刻涨得通红，抱起行李连说“对不起”，一边给后边的人让道，一边脱下衣服翻找着车票。原来，外套内兜底开了线，车票掉进了夹层中。我将“失而复得”的车票攥得紧紧的，揉得满是褶皱，声怕它长了翅膀飞跑了。

进站后，一列长长的绿皮火车停在站台边缘。人们零零散散地排着队，七拥八挤地上了车。我慌忙打开车票，数着座位号进行核对。此刻，车厢里到处都是人，到处混杂着烟草、汗水与泡面的气味。人们挤在狭小的空间里，因这共同的漂泊而暂时卸下了矜持。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在我的座位上，打着哈欠，丝毫没有让座的意思。那时，我年轻力壮，心想站就站一会儿吧。一小时后，已是午夜两点，瞌睡虫爬上脑门。老者睁开眼，看着我，微微抬起屁股，说要还给我座位。我想都没想便说：“您坐吧！”没想到，他毫不犹豫地坐回座位，再也没有谦让。我本想，老者第二次“归还”座位时，我毫不犹豫地占据，但是没有第二次。我只好站着打盹。好不容易挨到早晨，旭日从东方升起，透过车窗能看到田野的广阔，人的心情也变得活跃起来。列车长操着那标准的普通话，一次次地报着经过的地名，有熟悉的，也有陌生的。想着我所就读大学的城市，越来越近了，想着即将开始新的奔赴，心中莫名地激动起来……

此后，我将每次的车票小心地收藏起来，闲暇时翻看，便如展开一幅过往的地图。哪一张是寒假回家，带着期末考试后的疲惫与急切；哪一张是暑假返校，塞满了母亲亲手做的吃食与牵挂；哪一张又是与同窗结伴出游，充满了探险的欢愉。票面的边角，或因汗水的浸润而微微卷曲，或沾染了一点点不经意的墨迹，每一处瑕疵，都像一句无声的旁白，诉说着那一段旅程的天气与心情。它们是青春的纪念，沉默，然而坚定。

“山海虽远，终有归途。”是的，路途的形态在变，抵达的目的地在变，但离乡与归家的奔赴，向往与追寻的邀约，却从未改变。那方小小的、蓝色的票根，就让它静静地躺在记忆的深处吧。它是我青春时代的“船票”，曾载着一个懵懂的少年，驶过一片名为岁月的苍茫大海，去往一个明亮的彼岸，开始人生一站一站的奔赴……

身向榆关那畔行

戴燕山 撰

（作者单位：青龙满族自治县公安局）



爱管“闲事”的大老张

□ 孔令胜

提起大老张，县城鑫园小区没人不大拇指。这位63岁的退休民警，头发虽有些花白，背却挺得笔直，走起路来大步流星，一点儿不输年轻人。退休这些年，他虽脱下了警服，却没卸下肩上的责任；虽已不在警务室处理公务，却把服务群众的事一直揣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大伙儿都爱叫他“爱管闲事的大老张”，这称呼里满是亲近与信赖，而他也总是笑着应下，把“闲事”当成了正经事。

说大老张的“闲事”，得先从不间断地小区安防巡逻开始。每天天擦黑和刚蒙蒙亮，他就揣着个红袖章出门了，绕着小区里里外外走两圈，看看单元门有没有关好，消防通道有没有被占用，墙角的监控探头是不是使用正常。有一天傍晚，他发现3号楼楼下停着一辆陌生面包车，车窗半开着，里面还放着个包。他自己在车旁守了半个多小时，见

没人来，就通知小区物业挨家挨户打电话询问。后来才知道，是住户亲戚来串门，临时停车忘了关窗。车主握着他的手连声道谢，大老张摆摆手：“都是小事，咱小区安全最重要，多留意着点心里踏实。”打那以后，小区里不少老人受他影响，也跟着加入了巡逻的队伍，为此大老张还特意给大家分了工，早晚各巡逻一次，把小区的治安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

巡逻之外，邻里间的矛盾纠纷，大老张也总爱“掺和”。有一天，小区里老王家和小李家因为装修噪音吵得不可开交，老王家年纪大了怕吵，小李着急结婚赶工期，两边互不相让，差点动起手来。大老张听说后，当天就提着水果去了两家。他先到小李家，拍着小伙子的肩膀说：“年轻人装修着急我懂，但老两口睡眠浅，你能不能把钻孔、砸墙的活儿放在白天上班时干，避开一早一晚？”他又转身去劝老王：“孩子结婚是人生大事，装修难免有噪音，咱多担待

点，实在吵得慌，我给你找副耳塞。”他还主动帮着协调装修时间，每天去工地转一圈，提醒工人注意施工节奏。没过几天，两家就和好了，小李装修时特意放慢了脚步，老王还主动给工人端茶送水。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可在无官无职的大老张这儿，没有解不开的疙瘩，他用实在话、暖心肠，把邻里间的隔阂一点点化解开。

小区里的孤寡老人，更是大老张记挂的重点。78岁的陈奶奶独居，儿女都在外地，大老张每周都会去看望她两三次。帮着买买米、代缴水电费是常事，逢年过节还会给老人送点饺子、粽子。有一年冬天，陈奶奶夜里突发胃痛，疼得直冒冷汗，想给儿女打电话却没力气起身。正巧大老张巡逻路过探望，听见屋里有微弱的呻吟声，赶紧敲门进去。他一看情况紧急，就说“咱这离医院近，咱去医院跑，说罢，他背起陈奶奶就往医院跑，一路上还不停地安慰老人。

等陈奶奶儿女赶到医院时，老人已经脱离了危险。儿女们要给大老张报酬，他坚决不收：“我以前是警察，保护群众是本分，现在退休了，看着老街坊平平安安的，比啥都强。”陈奶奶总跟人说：“大老张比亲儿子还贴心，有他在，我心里踏实。”

这些年，大老张管的“闲事”还有很多：帮迷路的小孩找到家长，给外来租户讲解社区规定，甚至连小区里宠物粪便没人清理的小事，他都要牵头组织大家制定文明养宠公约。有人劝他：“老张，都退休了，该享享清福了，别这么累了。”他却笑着说：“我这辈子干的就是群众服务的活儿，早就习惯了。看着大家住得安心、过得舒心，我心里才痛快。”

从警几十年，责任二字早已刻进了他的骨子里，不管是不是在岗，守护辖区平安、服务身边群众，都是他放不下的牵挂。如今的大老张，身边还多了几个“老伙计”，他们组成了小区志愿服务队，继续用这份“爱管闲事”的热忱，守护着社区的平安。日子一天天过着，大老张的“闲事”还在继续。

（作者单位：献县公安局）

为生活放歌

□ 梁桐桐

2025年八一建军节前夕，我来到曾经驻守的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与战友相会。那天，接到了同样曾是戎装在身的政委关成湖从山东老家打来的微信语音电话。电话那头，一番军人节日的问候后，是谦虚且诚恳的话语，他告诉我，他的新作《走过流年》已经被出版社审阅通过，想请我为他的书做个序言。尽管我当时还有一些创作计划要完成，但对于老朋友的邀约，还是决定挤出一些时间去完成。

读《走过流年》，首先感到了该书体例的别具一格。作者书中囊括的众多不同体裁与题材的诗文图片，没有分门别类归纳，也没有分篇论章，而是按照写作的流年顺序编排，好似“年谱”一般记述与抒怀。乍一看似有些

眼花缭乱，细品之却有其独到的规律，并能让读者产生一些追读意愿和了解作者生活爱好的乐趣。同时，对于作者而言，这种编排，也是对自己写作生活和日常业余时间日记类记录与回顾。如此既让读者感兴趣，又使作者有记载和收获，不亦乐乎！于是，我的脑海里便有了这篇文章的标题，可谓：为生活放歌。

书的开篇，便是诗歌《缅怀公安英烈》。英雄们无畏牺牲，在和平年代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令人悲伤和心酸的事情。然而，他们是为正义和责任、为人民的利益而死的，又是光荣和死得其所的。作者为英烈放歌，“你走了/走的是那样匆忙/丰碑里/留住足迹的辉煌”跃然纸上。书的开篇便以一种高尚的情怀，唱出了一首怀念与辉煌的歌。

英模是高唱的歌，火热的生活同样是歌。尽管每个人的生活经历都不会是一帆风顺，且充满着酸甜苦辣的滋味，但作者却以乐观向上的人生姿态面对生活，唱响人生，这些从他的作品中是可以品读到。他感恩投入党的怀抱，在党的阳光下茁壮成长，这是他的入生之歌。读者在《今天我入党了》《青春四十》等篇章里可以领悟他的激动和情怀。他写在见到34年前自己的《入党志愿书》时，“尽管纸张有些发黄，但一看到那熟悉的字迹、语句，自己摩挲过多少遍，好像昨天的体温还没散去，感到十分亲切。”是多么具有诗意的放歌呀。

革命军人、人民警察的人生轨迹，贯穿在作者工作历程中，当然也是他为生活放歌的重要部分。这些在书中的《入伍时》《部队大院》《火车站情愫》《军营和警营》《你好！警察节》等

文章中可以体会到。他的笔触所到，处处能使人感受到那种对献身祖国国防与守护平安的职业热爱和对军警生活的真情放歌，总能传递刚强、坚毅、奋进、向上的正能量。我相信这是他在成长、工作、生活中形成的人生观中所迸发出来的音符，绝不是矫揉造作。

作者是河北作家，也是全国公安系统的行业作家，我们在他的书中可以见到他与多名有名气的专业的或业余的美术家、书法家、摄影家的交往与交流。这些，作者在书中都以不同文本形式留下了笔墨，亦可称他在为自己经历的艺术生活而歌。特别是在与这些艺术家的交往中，作者大多留下了照片，纳入了书中，图文并茂，当然也是对其所经历的另一面生活过程不错的记载形式。

纵览全书，可以感觉到作者的生

活是丰富多彩的。作者赞美自己家乡的《大美泰山》，记述巴山蜀水壮美与感怀的《成都印象》系列，走访抗日战地《台儿庄》，探寻屈原投江的《汨罗江》，书写自己的第二故乡《感悟正天里》等篇章，都是从生活中来，又回到自己放歌的创作生活中去。这种生活实践是文学创作的源泉，当然是难能可贵的。

作者是部队新闻报道员出身，读他的文章，能感觉到他的思维敏捷、他的勤奋、他的刻苦。同时，新闻作品的写作手法和运用，也常常可以在书中看到一些影子。新闻采访与文学创作，就像一个文字屋檐下的一对兄妹，既有血脉相连，又有不同之处。作者已是作家协会的一员，创作的作品，如果能在更加巧妙地运用和发挥文学手法上下些功夫，当更显其为生活放歌的艺术闪耀。